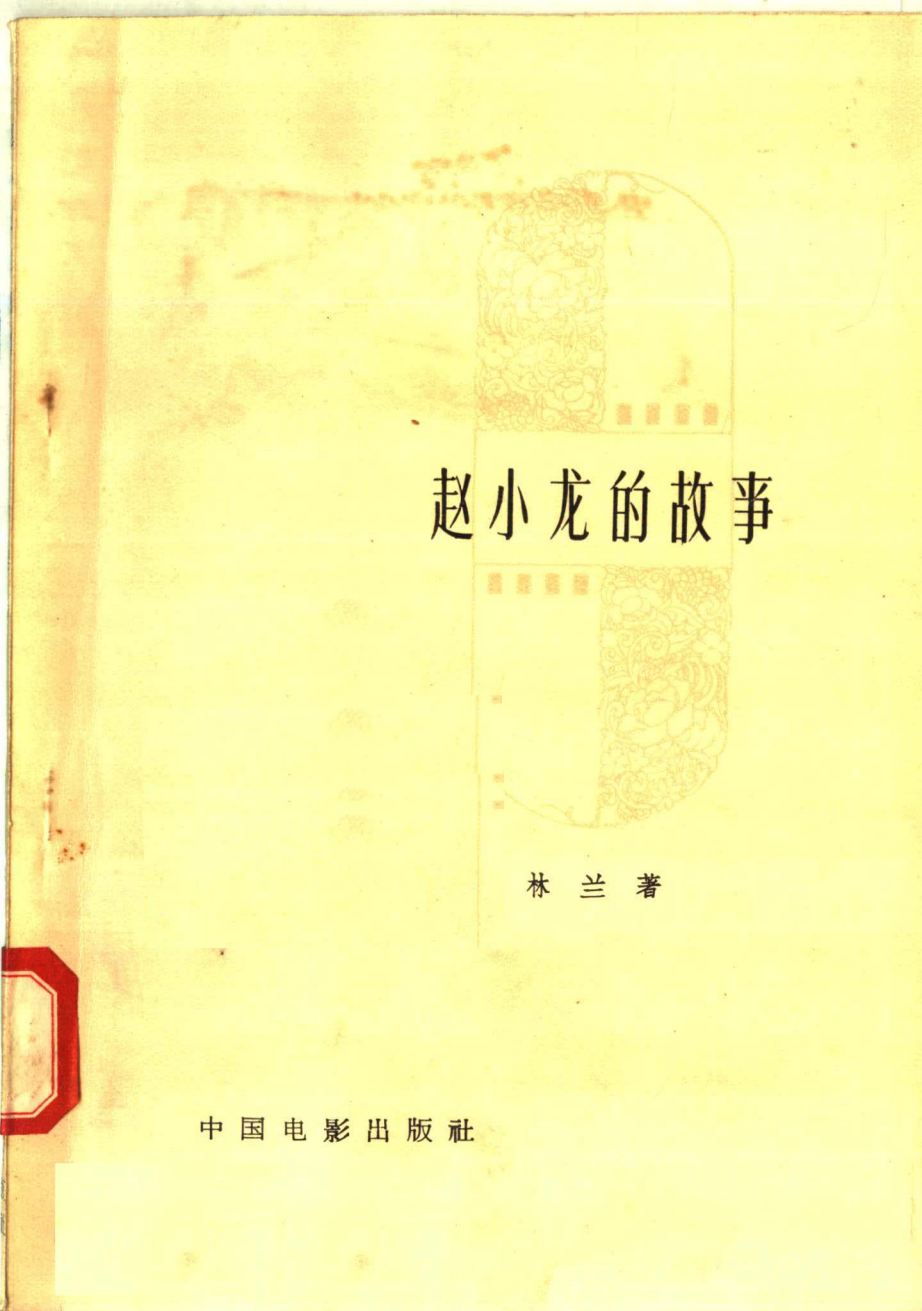




赵小龙的故事

林 兰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赵 小 龙 的 故 事

林 蓝 著

内 容 说 明

小学生赵小龙原是个性格倔强、勇敢的孩子，但他受到了流氓海旺的引诱，他的父母和学校中年青的罗老师又未能正确地对他进行教育和帮助，便渐渐走上歧路。直到有一次赵小龙被海旺利用，发生偷香烟的误会，赵小龙离家逃走，这才使罗老师猛省到自己在教育方式上的错误，在日常工作中作了改进。在大家的帮助下，赵小龙重新回到家庭和学校。学校、家庭密切配合，正面的、积极的鼓励和教育赵小龙，终于使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和海旺彻底决裂。后来赵小龙发现海旺破坏铁轨的反革命行为，勇敢地和海旺搏斗，海旺和指使他的反革命分子閻麻子终被擒获。赵小龙体会到了真正的勇敢究竟是什么。赵小龙的转变也使大家认识到：象赵小龙这样曾被视为“顽童”的儿童，如果能充分给予启发和教育，是可以在他们身上培养出真正勇敢、坚强的品质，使他们成为祖国未来的优秀儿女。

赵 小 龙 的 故 事

林 蓝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金佛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5}$ • 印张2 $\frac{1}{3}$ • 字数80,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0.22元

统一书号：10061·90

第 一 章

海，无际的与天相連的海。

碧綠的海面噴吐着一朵朵雪白的浪花，波浪追逐着波浪趕向岸边，輕輕的拍打着沙滩，舐吻着沙滩，把碎石和貝壳卷送到沙滩上来。

海岸上，两个漫坡之間的谿谷里，生长着一片青葱的小樹林。正午的阳光，穿过馬尾松和杉树的枝叶，將它們疏疏的阴影洒落在开滿野花的草地上，洒落在橫跨峡谷的石桥上。

月牙形的凹向谷底的石桥上，有两个一高一矮的孩子走过来。

走在前边的一个叫赵小龙。他十三四岁模样，穿一身黑制服，戴一頂黑帽子，頸間系着紅領巾，不算太高的身材壯壯实实的，走路脚步很有力量。他的方方正正的紫膛的臉面上，流露着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相調协的坚强自信的神色，而他那一双細細的犀利的眼睛里，却又閃爍着孩子的頑皮的笑意。跟在赵小龙身后，显得瘦弱而矮小的是刘拴，大家都叫他小拴子，小拴子的額头上搭拉着一絡頭髮，他长着一个微微翹起的鼻子和一个微微翹起的下巴，一双溜圓黑亮的象鑲鉗进去的龙眼核似的眼睛，使他显得特別机灵。小拴子的手里什么时候都拿着一样东西——小刀啦，小瓶啦，甚至一段小繩啦——現在，他把一个原是装擦臉油的扁圓的藍盒子放进衣袋，从赵小龙的手中拿过彈弓来。

两个人放輕脚步，在桥当中停住。

小拴子仰臉举起那橡皮筋和树枝杈做成的彈弓，向着落滿麻雀

的松树上紧张而又匆忙地发出一弹。应着弹声，松树上的麻雀哄地飞起一群，小栓子洩气地把彈弓摔在地下。赵小龙弯腰拾起彈弓，他右脚后退一步，側身站定，向着一个刚刚飞落在低处枯枝上的麻雀瞄了又瞄，然后，不慌不忙的輕輕地将橡皮筋一拉——滾圓的石头彈子“嗖”的一声飞出去，枯树枝上的麻雀应声落下来。

麻雀无声地落在开滿紅色的野石竹的青草丛里。

小栓子高兴地喊叫着，赵小龙縱身跳下石桥。

小栓子胆怯地从桥这头跑到桥那头，又从桥那头跑到桥这头，终于順着桥边的斜坡跑下去，可到谷底时一时收不住脚，还是摔了一跤。

小栓子蹲在青草丛里，撫摸着跌痛的膝头，半晌方站起身，一跛一踉地追在赵小龙身后，寻找落下来的麻雀。

这时，从山坡弯下的小路上，一个穿花格子布衫，打着一双赤脚的小女孩，一陣风似的跑上了石桥。小女孩名叫李小荣，她臉蛋兒晒得通紅，濃濃的眉毛下，一双忽閃忽閃的眼睛，头上梳着一对牛角辮。李小荣常常撅起着嘴巴，总象在生人的气似的，可她却有一副爱帮助人的好心腸。她对一切事情都爱管，都爱干涉，觉得这是她作小队长的責任；在她的左衣袖上，挂着一个小队长符号。

李小荣在桥上站住，望着桥下的赵小龙和小栓子，她情不自禁地微微撅起了嘴巴，尖利清脆的嗓音喊道：

“赵小龙！赵小龙！”

赵小龙从草丛里撿起受伤的麻雀，回头一看，見是他的死对头——小队长李小荣，便把麻雀放进衣袋，不慌不忙地向石桥走过来；小栓子神色有点紧张地跟在赵小龙身后。

李小荣一点也沒有觉察赵小龙和小栓子臉上的敌意，她关切而又着急地說道：

“还不快走呀？要迟到了！”

赵小龙毫无所动地仰望着李小荣，冷冷地答道：

“你管得着嗎？”

站在趙小龍身後的小栓子，見李小榮氣怔了臉，便得意地拉長聲調，跟着說：

“二老師！”

李小榮的眼睛里淚花一閃，但她使勁忍住委曲，忿忿地向趙小龍和小栓子撇一下嘴，轉身跑上橋對面的石階，從夾在槐樹行子里的長滿蘚苔的小路上急急地走了。

趙小龍向小栓子揮下手，吹起一聲嘹亮的口哨，朝樹林的出口跑去。

樹林的出口——枝樑交叉的拱形的空隙里，現出一小片漣波微動的海面。

趙小龍和小栓子向着那一小片海面跑去。

趙小龍和小栓子出了樹林，沿着海岸的漫坡，轉向一條通往鎮街的小道急奔。

劉莊的街道上熙熙攘攘，賣青菜賣柴火的担子來往不絕，正是集市的熱鬧時分。街東一家賣罐、缸、盆、碗的磁器鋪旁邊，有一個小人書鋪，小人書鋪兩扇門的玻璃上，貼滿了脏污的花花綠綠的小人書的封面廣告，房子里沿牆釘着幾塊木板，木板上排列着破爛不堪的各種言情小說和劍俠小說。

房正中的紅漆方桌旁邊，書鋪的掌柜閻麻子，戴着一付黑眼鏡，正坐在老式的圈椅里，左腿壓着右腿，仰臉噴吐烟圈，好像是剛剛酒足飯飽的樣子。

一個歪戴瓜皮帽，上身穿一件灰不灰，黃不黃，袖子剛過肘，下擺剛到腰的破舊制服，下身卻穿一條細長細長的窄腿褲的青年，正在翻看木板上的書，那青年的後腰上，短小的制服下邊，露出一排三個囊子的皮鞘。青年抽出兩本書，轉過身來。晃蕩着胸前的懷表鍊子，縱起豎在眉頭上的一條傷疤，問閻麻子道：

“閻師傅！要練得飛簷走壁，身輕如燕麻，可真不容易啊！”

閻麻子熄滅了煙頭，取下黑眼鏡站起身，向青年人走過來。他左腕子上戴着兩只手表，親暱地拍着青年人的肩膀，在他那滿是麻坑的臉面上，一雙賊陰賊陰的小眼眯笑着說：

“海旺大侄子！這可不能心急，練武藝——一年是一年的功夫，兩年是兩年的道行，練到功成名就那一天，刀槍不入，可一點也不含糊……”

“是呀。”海旺恭敬地說道，“這可不象學校里踢小足球……”

“呃，大侄子，”閻麻子忽然鄭重地問，“你今年夏天還考不考中學？”

“考個鳥！”海旺忿忿地答說，“少讀幾年破書老子身上也掉不了一塊肉！”

“可也是……”閻麻子又在圈椅里坐下來，點燃一支煙，“這年頭什么都講成份，人家工農子弟有的是，還輪得着你這地主成份！”

海旺听着，臉色愈加忿怒，正在這時，趙小龙和小拴子自小人書鋪門前跑過。

眼尖的海旺，一個箭步邁出門去，喊住了趙小龙。

海旺把手里的書遞給趙小龙道：

“借你兩本書看。”

趙小龙翻開那破報紙補貼的書面，扉頁上用毛筆正楷写着“蜀山劍俠傳”五個大字。趙小龙如獲至寶，遞給小拴子看一眼，連忙塞进口袋，他眼睛里閃爍起頑皮而又得意的微笑，高興地說：

“这下上羅雙瓣的課，可有事干啦！”

趙小龙說着轉身要走，海旺雙手往胸前一抱，嘴角露出一絲微笑，挑逗地說：

“忙什麼！我看你就是怕那個羅雙瓣，對不對？”

“怕羅雙瓣？”趙小龙拍一下胸脯，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
“怕她個鬼！”

小拴子着急地向街北面的山崗子那邊望一眼，一面不停地直拉

赵小龙的衣襟。

赵小龙转身和小拴子跑去，横过街道的时候，几乎把一个菜担子的菜筐撞翻。

海旺向前追了一步，喊着说：

“后儿早点上土地庙呵。”

第二章

赵小龙和小拴子跑向街北的小路，上了一个小坡，跑进挂着“刘庄小学”的牌子的大门。

门过道里的影壁墙上，在一方大檐子上面，挂着一个旧式的挂钟，钟针正指着两点十五分。

宽大的校院里一片寂静，各个教室都在上课。

赵小龙和小拴子悄悄地蹑手蹑脚地来到靠南的五乙教室门前。小拴子背贴墙壁，紧张地侧脸望着赵小龙。赵小龙弯下腰，一步一步地挪到窗户底下，手扶膝头，仰脸从窗口望进去。

教室里，这学期新来的老师罗楷玲——一个梳着两条辫子，刚刚毕业的十九岁的师范生——正背转身，在黑板上写一道算术题，同学们都无声息地低头演算着。

赵小龙放心的直起身，向小拴子挥下手，他几乎吹出了一声口哨，忙又收住嘴，来到教室的后门前。

赵小龙握住门把手，轻轻地无声地旋开门，让小拴子先进去，自己随着也闪进了身。

小拴子迅速地坐进前排一个靠窗的空位上。赵小龙来到李小荣的身旁，他轻轻地把椅子从李小荣身边稍稍拉开一些距离，然后从容地坐下来，打开桌板，拿出课本和铅笔盒。铅笔盒忽然嘩啦一声，失落地上，全教室的人都紧张惊吓地望着他们，谁也不敢吱声。

罗老师聞声轉过身来，她睜大着一双动人的充滿稚气的眼睛，立刻看見了坐在正中位子上的赵小龙。

罗老师放下課本，变了臉色。这一刻，全教室的空气忽然凝冻了一般，大家好象听得見彼此的心跳。

“赵小龙！”罗老师厉声叫道。

赵小龙冲地站起。小拴子懵里懵懂地也跟着站起来，吓得两腿直打哆嗦。

罗老师轉臉看一眼小拴子，目光又停留在赵小龙的身上。赵小龙的坦然自若的神态，和他眼睛里隱隱閃爍着的頑皮而又得意的笑意，使罗老师更加气忿，罗老师不加思索脫口而出地問道：

“为什么迟到？”

“沒有表！”赵小龙回答得干脆而又强硬。

这个意外的回答立刻使教室的空气变了，不知是誰发出低低的笑声，立刻不少人附和着笑起来。

赵小龙的脸上現出胜利的驕傲的神色；小拴子松一下腿，也得意地抬起了头。

罗老师的忿怒轉向大家，她不語地巡視着全班。

中队长大秀，梳着两条长辮子，白皙的臉面长得細眉細眼的，坐在后边的位子上着急得直向大家使眼色，“噓！噓！”她制止着大家。大家的笑声漸漸停下来，又恢复了方才的緊張局面。

正在这緊張的一刻，激动得滿臉通紅的李小荣自赵小龙身边站起，她气忿地响亮地說道：

“罗老师！我来学校时，見赵小龙和小拴子在树林里玩，还叫了他，他反倒說：‘你管得着嗎？’”

教室更加靜了，大家的目光又一齐轉向李小荣。只有小拴子，他狠狠地瞪着李小荣。

赵小龙神色不变地迎着大家的目光，他微微側轉臉面，蔑視而又嫌惡地斜一眼在他身边坐下来的李小荣。

激忿稍稍平息下来的罗老师又問赵小龙道：

“在树林里作什么？”

“打小雀！”

赵小龙毫不畏缩地回答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小雀，伸手托给罗老师看。

赵小龙这意外的一着立刻吸引了大家。全班同学都充满兴趣地看着赵小龙手里的小麻雀。

那被石头弹子打伤的麻雀已缓过了劲，突然扑楞楞地从赵小龙的手上飞起来。

大家立刻喊声四起，桌椅劈拍乱响，女同学们尖声叫着，男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去捕捉那跌跌撞撞，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的麻雀。

大秀急得跑到讲桌前边，挥动着两手高声喝喊。在一片吵嚷声中，最突出的是李小荣的尖利清脆的噪音：“坐好！坐好！还上课不上了呀？”

教室里乱成一团，气白了脸的罗老师拿黑板擦直敲黑板，谁也没有听见她在说些什么。

下课的铃声叮叮当当地摇过来。

男同学们闕然跑出教室，去追那从窗口飞出的麻雀。女同学们有的坐着不动，有的怨恨地望着没事人似的依然站在那里的赵小龙，有的同情地望着罗老师。

罗老师强忍住来到眼边的泪水，急步走出教室。

院子里，一片闹嚷声。各班下了课的孩子們，到处奔跑，追逐，做着种种游戏。

小栓子和几个男同学，远远地跟在罗老师的背后，一边拍着手，一边象唱儿歌似的有韵有调地反复地唱道：

“罗双瓣！卖大蒜兒。罗双瓣！卖大蒜兒。”

罗老师闻声回头看一眼，急速地从几个正在跳猴皮筋的孩子身边走过，进入旁院的教員宿舍的圓門里去了。

罗楷玲跑进房里，随手关上門，扑到被子上，伤心地痛哭起来。

开初，她委曲地为赵小龙的頑劣无礼哭着，后来她又为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所不应有的那魯莽的态度和不当的措施而哭着，最后，她又为自己的軟弱，为自己的哭而哭着。

罗楷玲对自己生起气来。她推开被子，坐起身，迎面看見桌旁牆壁上，她亲手贴的格言：“困难的存在，就是为着讓人們去克服它！”

这句格言立刻使她清醒过来，她想起了在离开母校时向团組織所作的保証。信心和力量又回到罗楷玲的身上来，是的，她决不退后，不能向这个赵小龙投降。

罗楷玲順手拉过繩子上的手巾擦擦臉，坐到桌前，对着鏡子，用手攏攏額前的乱髮。她望着鏡子里自己的稚气的臉面和垂在肩上的两条小辮忽然好笑起来——这那里象是一个老师，难怪那些孩子們頑皮地喊她罗双辮。

罗楷玲严肃地沉思着，她突然拉开抽斗，拿出一把剪刀，对着鏡子“咔嚓”一声，一条辮子从肩头上掉了下来。

第三章

剪掉了髮辮，把头髮梳向耳后的罗老师，在臥室里和中队委开会。

大家圍坐在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周圍，大秀手里拿着一个筆記本，她着急地，却依然是慢条斯理地向大家說道：

“最近咱們班的紀律很不好，赵小龙搗乱得特別厉害；赵小龙是第二小队的，李小荣，你談談吧，你們小队是怎样帮助赵小龙的？”

大秀說着，向坐在桌子頂端的李小榮望去，大家也隨着都望向李小榮。李小榮突然為難地低頭下來，兩眼盯着桌面，一種慚愧而又委曲的情緒交織在她的心里。她半晌沒有說話。

隊室的窗外。

玻璃窗上橫挂着一排畫報。背着書包，裝作在看畫報的小拴子，正踮起腳跟，緊張地側耳傾听着室內，等待着李小榮的發言。

隊室內。

“我們小隊決定由我幫助趙小龍，”李小榮終於說道，“可我幫助不了，”李小榮又為難地望着桌面，半晌才抬起頭來繼續說：

“譬如他上課玩東西吧，我一叫他，他反嚷：‘小隊長，別說話！’惹得大伙都直睜我。就說昨天他遲到吧，我好心好意叫他快走，可他那勁頭呀！象要跟我打架似的，凶着哪……他還是隊員哩，盡領着非隊員劉拴干壞事，我也幫助不了……”

窗外。小拴子听完李小榮的發言，不由地握起拳頭，向着窗子揮了一揮。

隊室內。

戴着一副近視眼鏡的中隊學習委員兼牆報編輯章明遠，激動地站起來說：

“我同意李小榮的意見，趙小龍是個隊員，可在班上盡起壞影響，不但不能幫助劉拴，反把劉拴給帶壞了！”

羅老師微微皺起眉頭沉思着。大秀望望大家，不急不忙地細聲細氣地發表自己的意見道：

“趙小龍嘛，學習並不差——別看他上課不聽講，可那回考試也沒得過二分；他算算術，心算得比人家筆算得還快——他就是紀律太壞了！”

我看第二小队还是要耐心帮助，李小荣应当有信心……必要时开个小队会批评批评他。”

“对！开个小队会批评批评他。”

大家都一致附和地说着，望向罗老师。

“大家的意见很好，”罗老师亲切地看着大家说，“对于赵小龙这些错误行为，我们队组织应当负起责任来，特别是第二小队……”

窗外，画报猛烈地左右晃动，小栓子离开窗前，飞跑而去。

赵小龙和小栓子从校门里走出来，小栓子指手划脚地在向赵小龙叙说方才会上的发言。赵小龙听着，听着，脸色阴沉下来，他忿忿地说道：

“谁要她帮助？当个破小队长，有什么了不起！”

被赵小龙打断了话的小栓子，无意间一回头——呀！大秀、李小荣、和方才开会的几个同学，正唱着歌，从校门里走出来。小栓子吓得睁圆了眼睛，连忙拉拉赵小龙的袖子，向后咧咧嘴。

赵小龙回头看了一眼，轻蔑地向路旁啐一口吐沫道：

“小丫头片子！”

赵小龙说着忽然停住脚步，神色诡秘地又回头张望一下，随即向小栓子挥下手，轻轻地吹起一声口哨，两个人横过街道，向一条通往石桥那边的小路跑去。

和大家分手了的大秀和李小荣，一边唱着歌一边穿过街道，走上方才赵小龙和小栓子跑过的小路。她们在两边长满了青草的洁净的沙石路上快乐地走着，唱着。

她们忽然停住歌声，在一口井台旁，惊讶而高兴地站住了。

井台旁边有一棵好大的桑树。透紫的，大颗大颗的桑葚儿落满一地。

大秀和李小荣走进这无墙的后院，心怯地望一眼那虚掩着的后门，便扯起衣襟，弯腰拾起地上的桑葚来。

呀！熟透了的，紫里透红，红里透紫的，大颗大颗的桑葚，落满在井台上，落满在草丛里。大秀和李小荣急忙地、迅速地拾着，兜起的衣襟很快满了。

突然后门“吱呀”一声，大秀和李小荣扯着衣襟惊慌地拔腿就跑，一气跑到个十字路口上，才放心地停住脚，回头张望一下。

在十字路口，大秀和李小荣挥手告别。李小荣拐向夹在槐树行李里的通往石桥的小道。

李小荣连跑带跳地走着，一边吃着衣兜里的桑葚，一边又快乐地唱起了歌。

树行李里猛然跳出赵小龙和小栓子来，一前一后的拦住了李小荣的去路。

赵小龙学海旺那样双手往胸前一抱，微仰着上身，威严地冲李小荣说道：

“老子捣乱不捣乱与你什么相干？要你多什么嘴？”

攔在李小荣背后的小栓子，也双手插起了腰，给赵小龙助威道：

“以后还管闲事吗？说！不说甭打算回家！”

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吓得李小荣不觉往后退了一步，心通通直跳，脸也有点发白了。赵小龙打架的本事谁都知道，何况还有个小栓子帮助他！可李小荣忽然看见了自己袖子上的小队长符号——难道一个小队长能在一个中队要她帮助的队员面前表现怯懦吗？这样一想，一股力量奇怪地来到李小荣身上，她立刻镇静下来，一语不发地，但却毫不示弱地望着赵小龙。

“说呀！”赵小龙又迈前一步，“以后还告老子的状吗？”

“别以为赵小龙是好惹的！”小栓子又神气地帮腔道。

李小荣依然不响。她的两只眼睛却忽闪忽闪地左右察看，心里在转主意。

李小荣猛然回轉身，用力把小拴子往路边一推，撒开光脚丫子就跑；她衣襟里的桑葚撒滿地上。

小拴子望着跑走的李小荣楞住了，但隨即他又看見落滿地上的桑葚，便高兴地蹲下身。撿吃起那紫紅饞人的桑葚來。

怒气冲冲的赵小龙，望着只顧撿吃桑葚的小拴子狠狠罵道：“松包！”赵小龙向着李小荣飞跑而去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揮一下手，“这叫海旺那能看得上眼呀！”

第 四 章

口哨声，婉轉愉悅的，象快乐的鳥兒啼唱般的口哨声。

这是一个大退潮的清晨，磷燁的岩石远远近近地裸露在沙滩上，海陡然凹下去，象是要靜止了似的，那微微鱗动着細細的紋波的海面，簡直象平靜如鏡的湖水。

突然海面閃爍起一片金光，一輪紅日从海与天相連处冒出。海立刻变得活潑了，一波又一波的追趕着，喧嘩地滾向岸边。

远处的淺水里，有一群女孩子嬉笑着，在撈海白菜。

近处的岩石上，赵小龙趁心地吹着口哨。他高高挽着褲脚，手拿釣竿，在聚精会神地釣螃蟹。

近旁的另一块岩石上站着小拴子。清晨的寒冷的海风吹得小拴子直縮肩膀，他拖着被海水打湿了的褲脚，挟着一根树枝綁成的釣竿，不耐煩地向那耀眼欲花的海面望一眼，喊赵小龙道：

“赵小龙，回家吃飯呀。”

赵小龙正提起一只上釣的螃蟹，他停住哨声，小心地取下螃蟹，放进已經装了大小小六七只螃蟹的籃子里，然后提起籃子，拿着釣竿，跑到沙滩上來。

沙滩上，晾晒着魚网，放着几只魚船，一只破損待修的，船底

朝天，扣在沙上。

两个人扯扯絆絆地从魚网上跑过，走上通往鎮街的小道。

走到道边的两間破塌的房屋跟前，赵小龙停住脚步，夸耀地向小栓子說：

“这小房呀，海旺一抬腿就能窜上去！”

“真的？”小栓子惊讶地睜圓了眼。

“你知道朱小圓家那后院牆吧？多老高！我亲眼看見他跳上去又跳下来的！”

两个人順着小道走上山坡，突然赵小龙放下籃子，手遮在額上向山左了望，有一个人正穿过丛丛矮树往这边走。赵小龙从褲袋里摸出彈弓和石子，大喝一声道：

“那一个？站住！”

那人毫不理会，还是逕直地往这边走，赵小龙拉起彈弓，說声“着鏢！”石头彈子便“嗖”地飞了出去。

那人偏下身子走近来，原来是海旺。

“嗨……是你呀！”赵小龙抱歉地蹣着脚說。

“他們早等急啦，”海旺拉住赵小龙就走，“快到土地庙去！”

刘庄村外的破烂的小土地庙。庙屋当中有一个土台子，土台子上并排立着两尊泥塑的被打掉了脑袋的神象。庙屋的后牆上左右两个窗戶，一个窗櫺上挂滿了蜘蛛网，一个連窗櫺也沒有了。靠門的牆角里有一堆干草，好象曾經有人在这里睡过。

海旺、赵小龙、小栓子、右臉上有一块紅記的孙二坏、和剃成光头的朱小圓，五人并排跪在土台子跟前。土台子上，一块門板橫在神象脚下，門板上貼一張彩印的关公象，象的左右，还有一副紅紙对联：“同生死桃园三結义，共患难小庙拜兄弟。”象前放着一只破碗，一把点燃的香插在碗里。

五个人向着关公象和点燃的香一連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学少先队入队宣誓那样，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海旺領头宣讀誓詞

道：

“我們五人愿結为金兰之好，生死之交，永为兄弟。我們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日后有福同享，有禍同当，誰若背叛誓言，天誅地灭，神鬼不容！”

海旺讀一句，大家跟一句，神色非常認真。小拴子緊張得睜圓了眼睛，心里感到微微的莫名其妙的恐怖。

宣完誓，海旺轉过身来，向大家說道：

“弟兄們，咱們要加紧練武艺，和五虎队見見高低！”

清冷的月光照耀着刘庄村外的一片空地。树影摇曳中，有几个人影隱約地晃動在一堵破場的半截牆前。

半截牆前，孙二坏、朱小四、赵小龙和小拴子排成一行，手拿小棍的海旺站在一旁，正在督教他們練輕功。

海旺把小棍一揮，喝道：

“上！”

腿腕上綁着两块磚的孙二坏，隨即吃力地跳上了牆。

“上！”海旺的小棍又揮動一下。

腿腕上綁着两块磚的朱小四也跟着跳上了牆。

随着海旺的又一声喝喊，腿上也綁着磚的赵小龙，特別輕捷地跃上了牆。

“好样的！”

海旺稱讚着赵小龙，又喝令末尾的小拴子往牆上跳。

小拴子的腿上綁着两片瓦。他弯腰屈臂，試了又試，可全身直发軟，怎么也跳不起来。

“松包！”海旺不耐煩地罵道，一面拿小棍子連連敲着那半截破牆，“猛跳！猛跳！就靠一股猛勁……”

小拴子咬紧牙往上窜跳，突然眼前一陣黑，倒仰着身子摔下来；磚头土块也跟着嘩啦啦地塌落一片。